

## Challenges in Post-Covid 19 Church Educational Ministries

Jane Peng

### ABSTRACT

In 2020, the global COVID-19 pandemic forced churches to transition to online congregational activities for an extended period. Although in-person meetings gradually resumed after the pandemic eased, the attendance and enthusiasm remained challenging to attain pre-pandemic norms. Whether it was Sunday worship, small group meetings, or educational activities like Sunday school, most gatherings were either maintained or facing a decline. Ecclesiastical leaders, navigating the ecclesial landscape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pandemic, find themselves predominantly entrenched in a phase of discernment and experiment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church educational ministries during this transitional period is experiencing overall negative impacts and presenting a unique opportunity at the same time. This research, through a qualitative study, explores how fourteen Chinese churches in the Americas and have navigated the unique post-Covid 19 conditions two years hence. It investigates how they continue to advance educational ministries within the church. The hope is that the research results can articulate specific directions and practices, providing valuable reference material for church leaders facing post-Covid 19 challenges and striving to continue their efforts in educational ministries within the church.

# 後疫情教會培育事工的挑戰

彭怡珍

洛杉磯正道福音神學院

## 引言

2022 年全球進入了後疫情的狀態，絕大部分的國家已經漸漸無限制地重啟公共場所，教會也跟進各地政府的政策全面恢復實體的聚會，雖然疫情的趨緩和疫苗的施打讓很多人都恢復了疫情前的生活方式，但是教會的信徒們並沒有完全恢復疫情前的聚會出席率。根據 Century News 在 2022 年四月份的報導，從一份同年三月份發給 1,0441 人的問卷裡發現，只有 27% 的人參加了當月的實體聚會，通常有 67% 的人會參加聚會；固定參加聚會（包括實體和線上）的人裡有 21% 的人還未曾回到教會參加實體聚會，這使得教會仍然必須維持實體和同步網路直播雙管的聚會形式（Shimron, 2022）。原本教會是因為受政府的限制並且避免傳播病毒而轉為線上聚會的形式，沒有預料的是許多信徒因此習慣了線上聚會的方便省時，失去了回到教會參加實體聚會的動力，有些類似在職場裡雇主發現疫情後很難要求員工完全恢復到在辦公室上班的狀態，有的人甚至會因此考慮轉換工作長期在家工作。

大部分的教會進行的方式是恢復實體主日崇拜同時提供同步線上直播，周間聚會仍然維持在線上進行的過渡模式，目前很難預估這樣的模式會持續多久。若是無法回到疫情前，教會的培育事工在這樣的聚會形式裡是否能夠維持動力，或是產生其他新的動力，挑戰又是如何？機會又在哪裡？這份研究專文的目的是藉著一份小型的質性研究探索十四間美洲和台灣的華人教會在疫情的兩年後教會內的培育事工的現況和經驗，從質性研究所得到的內容裡整理出當中的事工模式、效果和挑戰，盼望研究的結果和應用能夠提供出一些實際的方向和做法，給一同在面對後疫情的教會服事者一些參考的資料，在教會培育事工裡繼續努力。

## 文獻評估

在評估後疫情教會的培育事工之前，必須先探討疫情對教會的一些普遍影響，從一個寬廣的角度來看，除了教會參與的人數的銳減，部分的信徒已經習慣線上的聚會這些事實之外，Peter Marty (2021) 對後疫情的教會提出一些觀察：1) 在後疫情的文化裡教會生活的濃厚社交和屬靈的元素能夠滿足人性對群體交流的需求；2) 疫情中的崇拜方式幫助我們擺脫了過去長期對人數的極度關注；3) 在線上所產生的事工果效釋放了一些我們對教堂建築的依戀，更合宜地看待教堂建築像是一個宣教的樞紐；4) 面對社會的混亂，教會繼續委身傳遞真理的信息，拒絕異教邪說，高舉福音的大能；5) 在網路社群媒體的膨脹過程裡，實體的、親近的、個人性的交流帶來更真誠有力的影響力，就像道成肉身的耶穌；6) 在族群的對立中，靈活的面對面的對話幫助我們更多思考屬靈的，有信仰的、謙卑的信念 (Marty, 2021, p.3)。

從以上的大略觀察來看，這個疫情似乎無形中幫助教會重新對焦了

不少，失去了大型聚會的計畫，減少了許多社交的活動，教會重新地在最基本、最核心的存在目的和目標上進行運作，不再用外在的活動來表現教會屬靈群體的存在意義，反而更深地致力於群體裡的個人關係和屬靈連結。教會牧者減少了追求人數和建堂的壓力，或許能夠更關注門徒的栽培、屬靈的建造、和個人的牧養。這些的影響似乎是較為正向的方面，是機會，當然疫情也帶來許多的挑戰，普遍的人群都體驗到更大的心理壓力，包括基督徒。長期居家防疫的孤獨感，工作和經濟來源的變動，親友因為疫情的離世等等，許多牧者面對更多緊急的關懷需要。疫情中在美國的族群對立、媒體和信息的分化，也在教會群體關係裡產生微妙的影響，牧者必須敏銳的處理，在當中用信仰真理的高度和福音的大能幫助信徒多方思考，鼓勵謙卑的品格態度和更敏銳的同理心。這些都是後疫情教會培育事工的機會和挑戰。

## 線上聚會的屬靈意義

疫情中教會最大的改變就是所有的聚會都在線上進行，後疫情雖然一些大型的聚會恢復實體，但是仍然有很多其他的聚會持續在線上進行，對許多的人來說網路只是一個溝通的媒介，教會和信徒只是透過這個溝通的媒介在線上崇拜，教會生活似乎只存在和發生在不同的線上聚會。Anna Cho (2021) 針對後疫情的教會群體提出：線上的聚會並不只是透過線上溝通或是崇拜，信徒們在線上的聚集就是一個教會的群體，重點不是線上崇拜，重點是教會，是一個教會的群體。「當教會的功能（*Kerigma* 話語，*Leiturgia* 崇拜，*Koinonia* 團契，*Diaconia* 服事）產生時，就是教會群體的實現」（Cho, 2021, p.15），疫情使聚會轉到線上進入家庭，我們對線上聚會的認知或許應該更整全的看待這是一個教會的群體，我們所關注的不只是聚會的進行，更多的是這是一個有神同在的教會群體。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念，當我們在線上進行教會的教育時，

我們關注的不只是如何讓教育在線上成效，我們的教會觀讓我們看見線上群體是在成長的教會，在與基督的關係和肢體的關係裡成長的教會（Demarest & Lewis, 1996, p.273）。

另外 Cho (2021) 提到：「言語行為理論的概念裡言語不只是聽見的聲音，他是能夠產生出行為，也就是語言創造出新的現實」（p. 15）。當人在崇拜中傳講神的話也就是聖經的經文，神的言語行為便發生在那個聚會的當中，當教會的牧師或是線上崇拜的主領者傳講神的話，就像是在傳講神的言語行為，這便是神在崇拜中用話語來實現了神的同在。在線上的崇拜，主領人是神的話語傳遞的中間人，主藉著神話語的能力祂的同在臨到我們，並且他的言語行為所產生的力量在邀請我們回應，當我們參與在神的話語的崇拜聚會，神的同在就實現在當中，言語行為的理論讓我們明白我們能夠經歷神藉由祂的話語臨在我們的當中（Cho, 2021）。Cho 將言語行為直接地應用在教會的崇拜裡，固然是可行的推論，但是似乎忽略了從聖經神學的角度對教會肢體的聚集有神的同在與聖靈的工作的詮釋，缺乏了社會科學和神學裡的教會觀的整合。教會線上聚會有神同在的現實，線上對教會的教育應當視教會為神與祂的百姓的住所，是聖靈的教會（Pazmino, 2001, p.122），如何維護這個屬靈群體，讓教會繼續的傳講和回應神的話語和祂的同在是應當關注的，以下會繼續這方面的探討。

### 線上屬靈群體的組成

以上的討論提到線上聚會不只是代表聚會轉到線上，同時重點是教會在線上發揮功能，屬靈群體在線上的聚集裡實現，神的同在在線上聚會裡藉著祂的話語臨在。Addo (2021) 在她的研究裡探討在疫情中非洲五旬節教會如何進行崇拜禮儀，她特別關注這些教會如何在線上聚會裡

經歷平常在線下很熟悉的一些聖靈的工作，例如醫治、釋放、接手禱告，還有信徒很習慣在崇拜裡所表達的情感，對信息或是詩歌的回應。Addo (2021) 提到信徒們在線上的聚集實際上是把這個線上的空間屬靈化，她說：「網路科技的功能能夠促成宗教的體驗，網路科技不只是溝通的工具，是一個能夠為信徒們塑造出宗教現實的媒介，使虛擬的空間變成一個屬靈的空間」(p.47-48)。這個屬靈的空間不只是帶領聚會的一方在塑造，也是取決於所有參與的信徒們使用科技的方式以及他們對網路科技的接受度，也就是說使用者對科技的負荷程度(perceived affordance) 可以決定線上的空間是否能夠產生「群體感」或是「關係感」(Addo, 2021, p. 49)。這樣的論述是勇敢的嘗試，但是這樣的論述將屬靈空間的塑造很大一部分建立在單方的自身條件和其主觀的感知，不像 Cho 從客觀的理論現實來詮釋教會群體在線上的實質意義，容易產生對同一個狀態不同個別的詮釋，不只是個人體驗的不同，而是從體驗的不同對一個狀態有不同的詮釋。以下 Addo 對實際線上崇拜的現象有很好的觀察比較適合參考。

Addo (2021) 的研究特別關注在線上崇拜的過程中五旬節教派所熟悉的情感表達（例如對禱告和講道有聲無聲的回應、即興的音樂敬拜、舞蹈等）如何呈現，他的質性研究裡訪問了二十個參與五旬節教派線上崇拜的人，包括四個服事的人和十六個會眾，他發現了幾個主要的困難：1) 傳統打擊樂的樂器還有詩班的和聲的效果受到限制；2) 帶領敬拜者和會眾無論是在唱詩歌，講道或是禱告的時候都不容易產生互動；3) 會眾感到不自在不願意打開視頻；4) 會眾不容易專注，聚會同時進行其他的活動。他也觀察到一些適用於線上崇拜的情感表達方式：1) 會眾在聊天室(chat box) 裡使用多樣的表情包(emojis)，例如拍掌，流淚，火焰來表達他們對音樂崇拜、講道，或是禱告的回應；2) 使用簡短的文字來回應，例如：「阿們！」、「是的！」、「哈利路亞！」、「剛強！」、

「加油！」，當然也有一些不習慣在線上回應的族群，他們對線上軟件的功能可能並不熟悉也不擅長。帶領聚會的可以靈活地重新塑造線上聚會的屬靈空間，例如當會眾無法到台前禱告時，講員邀請會眾伸手放在需要被醫治的地方，或是邀請會眾伸手觸摸到螢幕領受祝福禱告等，這些都是所觀察到具體的現象，讓線上崇拜達到屬靈和信仰禮儀的意義和目的。

### 動力的創造—成人學習原則

線上的培育事工很關鍵的是如何創造動力，成人教學法( andragogy ) 是 Malcolm Knowles 在六〇年代所研究提倡的教育方法或許可以重新幫助我們反思一些我們忽略的環節，他的論點是成人的學習方法和兒童的學習方式是很不一樣的，因此在教育成人時應該針對成人的特性用不同的教育方法。成人和孩童不一樣的地方就是有自我的概念、有特定的自我認同、習慣自我管理、自我反思、自我設定目標等等，還有就是成人很習慣在環境中、在與人互動中學習( Merriam & Bierema, 2014 )。因此，成人的教學必須尊重成人的主導權，將學習建立在成人已有的人生經驗裡，發現他們所關注的生活需要、內在需要，將學習連結於這些需要，產生最大的學習動力。這和過去傳統的教學法很不一樣，過去的教育是幾乎所有的主導權都在老師的身上，由老師來決定學生需要學什麼，由老師來推動學習，由老師來解釋所有學習的內容，這是假設老師完全知道學生的狀態和需要。成人教學法的突破是把老師的角色從一個傳授者變成了一個引導者，從一個傳授教育內容者變成了一個引導學生進入學習的帶領者，讓學習者也掌舵自己的學習，這種教學法的優點是增加了學習動力，還有將學習和個人生活的連結性加強了，帶領者所關注的不再是教學的內容，更關注的是如何設計學習的過程。

成人教學法所提出的轉變最主要是在於幫助學習者參與和主導自己的學習（Knowles, Holt III, & Swanson, 2005）或許這樣的學習在教會裡的小型查經班、小組聚會、團契等一些形式比較靈活的聚會裡容易被發現，因為這樣的聚會形式比較注重互動，還有讓大家參與討論或分享。在這樣的場景，學習者的經驗和生活能夠融合在學習的內容裡，學習者的需要或是人生階段也在這樣的場景被聆聽和尊重，並且過程中有更深的關係建立。教會裡許多弟兄姐妹最喜歡的聚會是周間的小組或是團契，除了可以得到友誼的溫暖，或許較靈活、重視應用的聚會形式是更貼近成人族群的需要。這一個理論最重要的一個原則就是教育者需要聆聽，聆聽會帶來尊重，尊重會鼓勵學習者的參與，參與會讓學習者有主導的空間，對話會讓學習的過程更自由、更貼近真實的生活。這樣的模式會創造學習的動力。

## 研究方法

2020年開始的新冠疫情迫使地球村所有人改變許多生活方式，不論是工作場合還是教育場景都轉至透過網路進行，對於重視群體聚集的教會生活帶來了現實的挑戰，教會所有的實體聚會活動轉向線上聚會，除了形式上的改變也包括了很多群體裡關係上的停滯，教會事工從很多方面面對大幅度的轉型。此研究針對教會的培育事工對教會第一線服事的教牧人員做出半結構化的訪談，主要是圍繞在兩個主要的研究問題：1) 2020年開始的新冠疫情之後教會培育事工有哪些轉變？2) 這些轉變對於信徒的屬靈生命成長帶來什麼樣的效果和挑戰？研究的結果將所收集的數據整理出後疫情教會培育事工的主要轉變，包括了疫情後教會裡產生的培育事工新模式以及其所面對的挑戰，盼望這個現象研究能夠帶給從事教會培育事工的同工一些借鏡和啟發。

## 參與者

此研究使用便利抽樣方式來選擇研究參與者，參與研究的被訪談者是某神學院 2022 年冬季參加教牧博士班教育事工與門徒訓練課程的學員們，一共十四位，男性十三位，女性一位；九位在美國服事，三位在加拿大服事，一位在中美洲服事，一位在台灣服事。在目前的教會服事五年或以下的有六位；六年到十年的有六位；一位已經在目前的教會服事廿五年；一位沒有特定的職位。四位是主任牧師；一位是堂會裡的帶領牧師（有另外一位配搭的全職牧者）；六位在堂會裡是唯一的全職牧者；三位是義務的參與牧養的服事。除了一位在台語教會，一位在西人教會，一位在粵語教會，其他十一位都在中文普通話環境的堂會裡服事。有七位表示他們的服事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是參與在教會的培育事工裡，包括教導、講道、訓練；有四位則表示大約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有三位沒有清楚的說明。

## 數據採集

所有研究的參與者在博士班課程之後的一個月受邀參加一個小時一對一的線上訪談會議，此研究使用的是半結構的訪談的質性研究方法，訪談的過程主要是根據十個訪談問題（請見附錄）來幫助受訪者陳述他們在教會服事現場的觀察和經驗，所有訪談都使用 Zoom 線上會議軟件並錄影存檔，由研究者收集及抄寫訪談的數據，所有的檔案都以保密的方式妥善保管，在研究的過程中所有的研究數據都以匿名的方式整理並呈現。

## 研究結果

研究數據的分析過程，關於新冠疫情之後教會培育事工的轉變和其帶來的效果和挑戰一共有五個核心主題重複地出現：1) 線上培育聚會整體人數有增加但是品質不如線下聚會；2) 教導的過程信徒增加對受苦和末世的關注；3) 開始增設或是推廣小型的門訓或是陪伴小組；4) 教會的其他聚會從社交為重點轉向以培育關係為焦點；5) 信徒對創意的聚會形式接受度增加。

### 線上培育聚會整體人數和品質

在訪談的過程中，牧者對培育事工的定義呈現比較寬廣的解讀，將教會的團契，主日學，門訓等各樣含有教育環節的聚會都視為教會的培育事工。多數的牧者仍然關注聚會的人數，但是對聚會人數的改變感到無力，因為停止實體聚會以後很少有新來的朋友，即使恢復實體以後，也不容易像以前常常會有受邀或是拜訪的新朋友參加聚會。受訪的牧者大部分都表示疫情解封後也只有主日崇拜恢復實體，大多的周間聚會仍維持線上。一位牧者表示：「聚會轉成線上以後很多動力沒有了，因為團契大多數只有一人發言，也沒有會後的交流，大家變得被動和沉默，團契或是主日學出席的人數是多了一些，但是品質下降了。」一位牧者表示線上聚會很多人關閉視頻或是麥克風，聚會並不專心；也有牧師說：「疫情後成人主日學暫停了，後轉為線上效果也很不好。」也有牧者表示：「很多人因為螢幕疲勞（Zoom fatigue）慢慢地停止聚會了，不知不覺地流失了一部分的人，大家渴望也需要實體面對面的交流。」一位牧者提到疫情受打擊最大的是兒童教育事工，還有宣教的計畫；兒童每天上學校的網課不願意周日還在線上參加主日學；短宣的培訓和外地宣教植堂工作一直延後，這些都是疫情期間教會培育事工受到的負面影響。

## 信徒增加了對受苦和末世的關注

新冠疫情就像一場全球性的災難，不只生活受到許多負面的影響，也面臨周圍的人確診甚至過世的壓力。一位牧師提到因為疫情信徒更多的反思受苦的議題，有一些信徒經歷自己的家人或是周圍的朋友過世，牧者因此也有更多的機會傳遞盼望和安慰的信息，鼓勵信徒用新的眼光來看待疫情，疫情帶來了對於苦難和末世的教導機會。一位牧師表示他在主日講道時常常強調在家聚會也要不斷地追求神，鼓勵信徒的心不要冷淡繼續地火熱；也因為疫情帶給信徒們普遍的危機感，他不斷地傳遞末世的信息，很意外地在後來恢復實體聚會以後主日崇拜的出席人數上漲，連奉獻也上漲了近 0.5 倍。疫情前，這位牧者就持有一個信念，他說：「我鼓勵弟兄姊妹有更多家庭的見證，我要把信徒往教會外推，不是往教會裡拉，我曾經建議一位同工留在職場，不要進神學院埋在教會裡，讓信仰的力量更多發揮在教會以外。」這是他對教會培育的理念，他觀察到這樣的觀念讓教會的向心力在疫情之間和之後並沒有受到太多影響。

## 小型的門訓和陪伴

因為疫情群聚的限制，教會過去固定有的大型聚會都暫停了，很多的活動和人與人之間的往來也減少了，在訪談的過程中有不少的牧者都因此能夠安排時間多投入在門徒訓練或是一些固定聚會之外的培育活動。一位牧師組織了線上讀經聚會，也鼓勵三人組成小組分享主日學或是查經聚會的收穫，剛開始他會協助這些小型群體，但是後來大家變得自己主動進行三人小組的分享，主日學的人數也漸漸地穩地下來，周五晚上的查經班也因為有不少外地的人參加變得人數多起來，除了固定的群體小組，兩三個人的小型群體帶來信徒的學習動力。一位牧師也因為

主日學效果不佳開始推動全教會讀經，分成小型群體，五或六人一組彼此鼓勵，為教會的教育和學習帶來了意想不到的動力。另一位牧師也增加了兩個查經小組，一個門訓小組；有兩位牧師表示他們在疫情期間開始了兩個門徒小組，大家在疫情期間創造很多機會互動、分享、和代禱，彼此扶持，也看見成長的動力。

## 社交轉向培育關係

過去華人教會的主日崇拜常常會有一同聚餐的環節，團契或是小組也會在特別的節日有聚餐的活動，疫情解封以後許多教會不再提供飯食，即使有也不再像以前那樣的熱鬧，小組或是團契的聚餐的機會變得很少，只限於戶外聚會的時候，這些都間接地促使教會肢體之間的關係由社交的重點轉向培育關係的焦點，帶來了更多關注於信徒培育的機會。一位牧者表示：「教會不再受硬體的影響，更慎重思考教堂成為社區的祝福，是透過真實的關係的相交，不再是透過聚餐，教會裡的培育事工是透過真實的關係。」一位牧者因為疫情以後更加的關注對家庭的教育，特別關注男人事工，還有親職的教導，盼望堅固信徒的家庭關係和成長。一位牧者表示家庭活動或是和其他家庭的互動減少了很多，但是教會為了傳福音推動的幸福小組反而帶給服事的同工明顯的生命成長，也更多的關心福音朋友，積極的靈修禱告，充滿了生命的活力。一位牧師提到他鼓勵小組組長用靈修材料和小組員互動，讓彼此屬靈的交流更豐富。

## 創意的聚會形式

疫情之後許多人接受了線上教會的現實，不再懷疑其功能和效果，為了防疫教會也在聚會形式上增加更多的創意。一位牧者表示：「從前同一個時段有五、六個班級的成人主日學已經不適用了，因為許多過去

負責教導的年長者無法適應線上教學，教會裡教導的人手變得緊縮，但是這卻成為一個機會鼓勵更多的人起來陪伴另外兩個或三個人成長」，成人教育的方法從班級變成了更多個別的陪伴，這是意外的轉型。一位牧者表示他嘗試使用 Zoom 軟件的意見調查功能，收集大家的想法變得很方便，也讓大家有意見參與的機會，另外特別節日時戶外的崇拜或是戶外的團契次數比以前更多，大家更願意在大自然裡聚會。一位牧師提到，疫情以後信徒參加禱告的動力增加了，剛開始他在線上組織每天的禱告會安慰信徒的焦慮，疫情後半期間改為一周三次為信徒代禱，現在改為一周兩次為世界禱告。也有牧者說疫情開始以後信徒們紛紛建立並大量地使用社群媒體交流，增加了屬靈資源的分享，分享代禱事項也更頻繁了。還有一位牧師提到線上的禱告會改成查經加上祈禱，並把查經資料發送給家庭，鼓勵每個家庭在每周二有自己的家庭聚會增進家庭關係。

## 研究討論

這份質性的研究結果觀察到五個方面後疫情教會培育事工的挑戰和機會，最直接的影響是各樣聚會人數的下降，品質不如疫情前，特別反應在培育環節為主要的聚會裡，即使是在實體聚會恢復後仍然無法完全回到從前的模式和動力，這似乎反應出教會的培育事工需要創造新的模式和動力，重新評估和發現能夠達到培育果效的管道和機會。其中因為疫情的衝擊促使信徒對苦難和末世的思考增加了，這是一個很自然產生的培育機會，信徒在現實生活場景裡產生對信仰認知的需求，對於成人的學習，將學習建立在成人已有的人生經驗中，發現他們所關注的生活需要、內在需要，將學習連結於這些需要，產生最大的學習動力，或許這是對教會培育事工的一個提醒，從信徒切身的處境裡，從信徒關注的話題裡找到能夠切入的課題，在當中培育出對基督徒核心信仰價值的

認識和在現實中的詮釋。

培育事工裡小型的門訓和陪伴並不是新的模式，但是在疫情中開始對此有廣大的需求，疫情的隔離政策導致人內心產生長期的孤單感，對親密的人際有很大的期待同時又有需要重新適應的過程，小型的群體更容易建立彼此之間的信任感和歸屬感，給彼此的關注也相對多一些，交流的層面也容易深刻一些，是後疫情教會可以更多開發運用的模式。教會裡過去有許多社交環節的聚會設計，為了群體培育奠定了很好的基礎，群體之間的屬靈關係和友誼為教會的培育事工帶來很好的預備，讓小型的門訓和陪伴模式能夠在這個基礎裡更有果效的培育信徒，教會也在疫情中重新建立了關顧和聯絡的網絡，也為培育事工開啟一個資訊分佈的平台，成為了培育事工裡彼此鼓勵和推動的平台。後疫情的教會培育事工雖然仍然在面對疫情留下的挑戰，但是教會在摸索和觀察中發現新的機會和動力，開創新的模式來因應信徒切實的信仰體驗，無疑是一個重新聚焦和佈局的時機，以下是筆者的一些對研究結果的回應。

首先是教會的培育事工必須重新思考其本質和目的，因為疫情產生的衝擊，牧者們經歷很多的摸索後發現，教會的培育事工不再只是偏向知性的造就，信徒對信仰在現實中的應用有許多的訴求，教會的培育事工需要回應信徒在生命成長中所面對的挑戰。著名的美國教育學者巴默爾（2015），在他的《未來在等待的教育：從創造生命的空間開始》一書中，為教育提出了一個整體的方向：「所謂教學，便是創造出一方空間，讓真理的群體在其內踐行。」這個論點開闊了人的認知系統，進而在教育的應用上可以打開神原來創造人、賦予人的各樣品質，讓學習的過程更富有人性地讓人探索發展和想像。他所詮釋的教育本身是有靈性的，那個靈性是給創造主和被創造者空間，讓人去探索、去體會、去建立關係；與世界的關係、與人的關係、與自己的關係，還有與神的關係。這

是值得所有參與教會教育裡的每一位所反思的，我們是否帶給人更大的成長空間去愛造物主和這個世界？去活出神所創造的樣式？還是期待他照單全收我們所傳遞的知識，活出和我們一樣的樣式？

第二，教會的培育事工需要內容的更新，重新傳遞和教育信徒們對教會教育和個人成長的認識，能夠讓信徒們更清楚自己的定位、角色、和參與的方式，如何幫助自己在教會所提供的教育資源裡被塑造，並且經歷聖靈的工作，而不是像完成任務的維持聚會的習慣，或是像個只關注自己的益處和喜好的消費者，不論是線上或是實體的聚會，能夠積極的幫助自己的參與。疫情似乎把過往教會信徒的聚集動力打斷了，重新面對教會生活，教會的培育更需要更深地聯繫信徒的現實情境，讓基督信仰的核心價值在信徒的生活考驗裡產生影響。這是教會培育事工內容的更新，例如疫情之後所面對的苦難和危機裡，幫助信徒在神大能的掌權神學和救贖的福音裡面對自己和這個世界，更深地詮釋這個當中教會對信徒的意義是什麼，為什麼主要把跟隨基督的人聯繫在一起，在一起的意義和益處（Hansen & Leeman, 2021）。當出席聚會的方便犧牲了近距離的接觸和對聚會的專注，或許是應該幫助信徒們一同重新思考基督身體聚集的意義。讓希伯來書十章 25 節：「你們不可停止聚會，好像那些停止慣了的人，倒要彼此勸勉，既知道那日子臨近，就更當如此。」的命令不是停留在「不可停止」，而是實踐出「倒要彼此...」。

第三，信徒們對小群、真實、親近的友誼有更多的需求（Marty, 2021; Shellnutt, 2021），就這一方面的現象，研究結果反映出因為疫情所產生的群聚限制，反而有一些新的動力出現在小型群體（micro community），多數受訪的牧者都表示教會開始發展一些新的小型群體，例如十人以下的門訓小組、兩三個人的屬靈夥伴、五六個人的讀經小組、由牧師帶領的禱告小組等，這些都是疫情中產生的機會，也得到信徒們非常好的回

應 (Shellnutt, 2021)。肢體之間的關係是教會培育事工裡非常重要的管道，基督徒的培育需要透過生命的關係來傳遞和影響，這些新的小型群體建立在親密的友誼，帶來了新的成長動力，相較於牧者們所反映的品質下降的團契和主日學，這些小型群體的目的明確，人數較少，親密感高，分享自己的機會較多也較深，這些都是在研究結果裡牧者們所陳述在後疫情中較吸引信徒們的培育模式。過程中有更深關係建立，這樣的模式創造了更好的學習的動力和成效。

這份研究的結果反映出疫情中信徒更多的思考受苦的神學和末世的危機，牧者因此在這兩方面有更多的機會傳遞聖經裡、末世觀裡的盼望和警醒態度。疫情造成信徒的分散，將過去所有的教導和服事集中在教會的模式打破，帶來了一個新的契機，可以鼓勵信徒更多的關注建造自己的內心世界、家庭生活 (Torvend, 2022)、職場裡的影響力，這些不是教會外的建造，而是教會見證的延伸，如同其中一位受訪的牧者所表達的：「鼓勵更多家庭的見證，把信徒往教會外推，不是往教會裡拉。」另一位牧者也發現疫情期間以傳福音為目的的幸福小組帶來了信徒成長的動力，受訪的牧者觀察到這樣的觀念讓教會的向心力在疫情之間和之後並沒有受到太多影響。受訪的一位牧師提到，疫情開始時禱告會的動力多是為了讓信徒減緩焦慮得到安慰，在疫情後牧師帶領信徒持續代禱的動力，變成一周兩次為世界禱告。疫情帶來的危機感，成為了教會積極服事社區的動力，讓信仰的力量更多發揮到教會以外，讓教會傳揚福音影響世界的目標和使命更深更實際的落實 (Huang et al., 2021; Pakpahan et al., 2022)。

Adegboyega (2021) 在他的研究專文裡也提到在疫情危機期間基督徒能夠恢復見證神的力量本身是聖靈更新的工作，基督徒在向世界展示一種新的價值，是能夠超越苦難，是能夠激發生命的潛力，活出基督信

仰的核心價值，包括盼望、赦免、和愛，使用各樣創新的方式繼續豐富信仰的生命力（p. 227）。教會在疫情之間有一個深刻的機會和空間去思考培育事工的本質和目的，內容的更新，還有貼近信徒的模式和管道，這些所沉澱的反思將會體現在我們實際的培育活動的當中，讓後疫情的教會更聚焦於回到原來的核心定位，更切實更專注地「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弗四 12）。

## 結論與應用

這份研究專文的目的是藉著一份質性的研究更多了解位於美洲和台灣的華人教會在疫情的兩年後教會培育事工的現況和經驗，從質性研究所收集到的數據整理出下列五個主要的現象：1) 線上培育聚會整體人數有增加但是品質不如線下聚會；2) 教導的過程信徒關注受苦和末世的真理教導；3) 開始增設或是推廣小型的門訓或是陪伴小組；4) 教會的聚會從社交為重點轉向以培育關係為焦點；5) 信徒對創意的聚會形式接受度增加。這些現象也反映出教會培育事工面對後疫情可以重新審思的三個核心議題：教會培育事工的本質和目的、教會培育事工內容的更新、教會培育事工最有動力的管道和模式。這些核心議題將會帶來所推動的培育事工未來的方向和異象，在疫情的影響下發現神所預備的契機。

教會在後疫情中逐漸重新建立新的規律時，可以花一些時間找到適合自己堂會的培育循環模式。在強化信徒之間屬靈陪伴的關係方面，可以增加一些培育環節，例如：提供簡單的教導讓信徒熟悉如何在聚會裡成為別人屬靈的祝福，在生活裡創造固定屬靈的友誼，找到适合自己屬靈的歸屬和成長動力，這些都能夠加強信徒個人與群體成長的動力。在增加更多信仰與生活整合的教導方面，讓現有的培育內容更多關注整合性的教導，不斷地示範這樣的關注和挑戰，例如：基督信仰的核心價值

在職場的體現、在家庭生活裡的表達、與社會和文化的影響等，鼓勵信徒們從豐富的教會生活轉向豐盛的生命見證，擴寬自己信仰的空間。最後在推動實際向社區見證福音方面，除了在各個方面繼續教會過去的福音策略，同時也更多在培育事工的過程中喚醒基督徒對生命核心價值的重視，那是超越言語的見證，是在紛亂的世界裡兼顧有力的影響力。**James Wilhoit**（2021）在他對疫情的反思裡提到不是疫情的考驗改變了我們，是我們對疫情考驗的回應改變了我們，是生命裡真正的內涵帶我們度過了疫情的考驗，我們在基督信仰裡的核心價值和內涵才是真正塑造教會未來的力量（Porter, et al, 2021, p.20）。這份研究涵蓋的教會經驗僅限於少數台灣和美洲華人教會的個案，期盼其他的學者繼續在後疫情的教育培育事工的課題裡做更深入的研究；這份研究的結果和應用能夠提供一些初步實際的方向和做法，給一同在面對後疫情的教會服事者一些參考的資料，在教會培育事工裡繼續攜手共同努力。

## 附錄

### 個人訪談問題

1. 疫情發生時到現在您都在同一個教會事奉嗎？您在這個教會事奉有多久了？主要的職位是什麼？
2. 您的職務裏培育事工的比重大約有多重？具體在這方面負責的有哪些？在疫情之中有什麼改變？
3. 疫情前教會的培育事工果效如何？有什麼動力？困難是什麼？
4. 疫情開始後教會的培育事工果效如何？有什麼動力？困難是什麼？
5. 疫情之後您或是同工曾經做過什麼嘗試來增加培育事工的果效或是動力？結果如何？
6. 疫情之後參與培育事工的同工增加還是減少了？主要的原因是？
7. 疫情之後參加培育事工的弟兄姊妹增加還是減少了？主要的原因是？
8. 疫情之中，您有機會發現會友的屬靈成長如何嗎？有什麼發現是您沒有想到的？
9. 如果疫情還要持續一兩年，您對教會的培育事工有什麼計畫或期待？
10. 疫情是否讓您有新的眼光來看教會的培育事工？或是有其他您想要分享的體驗？

## 參考資料

Addo, G. (2021). Join the Holy Spirit on Zoom: African Pentecostal churches and their liturgical practices during COVID 19. *Approaching Religion*. 11(2), 45-61. <https://doi.org/10.30664/ar.107728>

Adegboye, A., Boddie, S., Dorvie, H., Bolaji, B., Adedoyin, C., & Moore, S. E. (2021). Social distance impact on church gatherings: socio-behavioral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Human Behavior in the Social Environment*. 31(1-4), 221-234. <https://doi.org/10.1080/10911359.2020.1793869>

Cho, A. (2021). For the church community after COVID-19. *Dialog: A Journal of Theology*. 60(1), 14-21. <https://doi.org/10.1111/dial.12642>

Chow, A. & Kurlberg, J. (2020). Two or three gathered online: Asian and European responses to Covid-19 and the digital church. *Studies in World Christianity*. 26(3), 298-318.

Collin, H. & Leeman, J. *Rediscover church: why the body of Christ is essential*. Wheaton, IL: Crossway.

Huang, Y., Aune, K. & Guest, M. (2021). Covid-19 and the Chinese Christian Community in Britain: changing patterns of belong and division. *Studies in World Christianity*. 27(1), 7-25.

Knowles, M. S., Holt III., E. F., & Swanson, R. A. (2005). *The adult learner: the definite classic in adult education and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Burlington, MA: Elsevir.

Lewis, G. R. & Demarest, B. A. (1996). *Integrative Theology*.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Marty, P. W. (2021). The post-pandemic church. *Christian Century*. 138(6), 3.

Merriam, S. B. & Bierema, L. L. (2014). *Adult learning: linking theory and practice*.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Pakpahan, G. K. R., Nugroho, F. J., Benyamin, P. I., Pantan, F. & Wiryohadi, W. (2022). Pandemic ecclesiology: church re-actualisation during the pandemic. *Hervormde Teologiese Studies*. 78(4), 1-8.

Pazmino, R. W. (2001). *God Our Teacher: Theological Basics in Christian Education*. Grand Rapids, MI: Baker.

Porter, S. L., Chandler, D. J., Kapic, K. M., Tan, S., Barton, R. H., Wilhoit, J. C., & Peace, R. (2021). Teach me what I do not see: lessons for the church from a global pandemic. *Journal of Spiritual Formation and Soul Care*. 14(1), 7-30. <https://doi.org/10.1177/1939790921992604>

Shellnutt, K. (2021). Church after the pandemic (Covid-19). *Christianity Today*. 65(5), 68-71.

Shimron, Y. (2022). As churches reopen, attendance remains flat. *Christian Century*. 139(8), 14.

Torvend, S. (2022). A little Bethel and the pledge of God's presence: worship in the household during and after the pandemic. *Anglican Theological Review*. 104(1), 92-98.

巴默爾著。宋偉航譯。(2015)。《未來在等待的教育：從創造生命的空間開始》。臺北市：校園。

彭怡珍。(2022)。《恢復教會教育的生命力：十個關鍵的理念》。新北市：橄欖。